

續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七

遷工及第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總督湖北湖南等處地方軍務兼理糧餉世襲三等輕車都尉墨元編集

宋紀八十七

起重光大荒落正月盡元豐
敦牂閏六月凡一年有奇

徽宗體神合道駿烈遜功聖文仁德憲慈顯孝皇

帝

諱佖神宗第十一子母曰欽慈皇后陳氏元豐五年十月丁巳生於宮中明年正月賜名十月

授鎮寧軍節度使封寧國公哲宗卽位封遂寧郡

王紹聖三年以平江鎮江軍節度使封端王五年

加司空改昭德

彰信軍節度使

建中靖國元年

遼壽昌七年二月改乾統元年

春正月壬戌朔有赤氣

起東北亙西南中函白氣將散復有黑靄在旁右正言

任伯雨言正歲之始而赤氣起於暮夜日爲陽夜爲陰

東南爲陽西北爲陰朝廷爲陽宮禁爲陰中國爲陽夷狄爲陰君子爲陽小人爲陰此宮禁陰謀下干上之證漸衝西正西轂爲白而白主兵此夷狄竊發之證也天心仁愛以災異爲警戒願陛下進忠良黜邪佞正名分擊姦惡使小人無得生犯上之心則災異可變爲休祥矣 癸亥有星自西南入尾其光燭地 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范純仁卒年七十五純仁疾革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大略勸帝清心寡欲約己偃民絕朋黨之論察邪正之歸毋輕議邊事易逐言官又辯明宣仁誣謫曰本權臣務快其私忿非泰陵

實謂之當然又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
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所以事君者也詔贈開府儀
同三司謚忠宣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純仁性寬簡
不以聲色加人義之所枉則挺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
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
疏族嘗言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
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
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苟
能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
位也親族有請教者純仁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

成德其人書之坐隅 遼主自去臘有疾正旦力疾御

殿受賀是日如混同江 甲戌皇太后向氏崩於慈寧

殿遺詔尊皇太妃陳氏爲皇太后 是日遼主殂於行

宮年七十廟號道宗遺詔燕國王延禧嗣位北面樞密

使耶律阿蘇

舊作阿思今改

知樞密院事耶律儼同受顧命道

宗卽位求直言訪治道勸農桑興學校救災卹患粲然

可觀及謗訕之令旣行告訐之賞日重羣邪竝進賊及

骨肉諸部浸叛用兵無寧歲唯一歲飯僧三十六萬一

日而視髮者三千人崇尚佛教固知國卹遼亡徵見矣

延禧卽位柩前遼羣臣上尊號曰天祚皇帝 丁丑易

大行皇太后園爲山陵命曾布爲山陵使 己卯令河

陝募人入粟免試注官 二月壬辰朔遼改元乾統大

赦詔爲耶律伊遜

舊作乙
辛今改

所誣陷者復其官爵籍沒者

出之流放者還之

丙申雨雹

己亥汰秦鳳二路兵

甲辰始聽政

乙巳出內庫及諸路常平錢各百萬

備河北邊儲

遼主之爲燕國王也道宗以蕭烏納

舊作

兀納
今改

有保護功命其輔導烏納數以直言忤旨遼主初

卽位卽出烏納爲遼興軍節度使加守太傅

甲寅詔

貶知揚州林希知舒州降知隨州張商英爲朝奉大夫

右司諫陳祐論其責輕請重行降黜故也

丁巳詔潭

州安置章惇責授雷州司戶參軍員外置先是左正言
任伯雨疏曰章惇久竊朝柄迷國罔上毒流搢紳乘先
帝變故倉卒輒逞異志向使其計得行將置陛下與皇
太后於何地若貸而不誅則天下大義不明大法不立
矣臣聞北使言去年遼主方食聞中國黜惇放箸而起
稱善者再謂南朝鎔用此人北使又問何爲只若是行
遣以此觀之不獨國人皆曰可殺雖敵國莫不以爲可
殺也章八上未報會臺諫陳瓘陳次升等復極論之乃
有是貶初蘇轍謫雷州不許占官舍遂僦民屋惇又以
爲彊奪民居下州追民究治以僦券甚明乃止至是惇

問舍於民曰前蘇公來爲章丞相幾破我家今不可也初惇之入相也妻張氏病且死屬之曰君作相幸無報怨旣祥惇語陳瓘曰悼亡不堪奈何瓘曰與其悲傷無益曷若念其臨絕之語也惇無以對任伯雨又言蔡卞惡甚於章惇遂陳其大罪有六曰誣罔宣仁保佑之功欲行追廢一也凡紹聖以來竄逐臣僚皆卞啟而後行二也宮中猷勝事作卞乞掖庭置獄只遣內臣推治皇后以是得罪三也編排元祐章疏被罪者數千人議自卞出四也激怒哲宗致鄒浩遠謫又請治其親故送行之罪五也蹙序辰建看詳訴理之義惇遲疑未應

卞以二心之言脅之惇卽日置局士大夫得罪者八百
三十家六也卞陰狡險賊惡機滔天門生故吏徧滿中
外今雖薄責猶如在朝人人惴恐不敢回心向善朝廷
邪正是非不得分別馴致不已姦人復進天下安危殆
未可保也奏入不省 三月癸亥以知杭州呂惠卿爲
觀文殿學士提舉洞霄宮 甲子始御紫宸殿 乙丑
遼使來告哀遣謝文瓘上官均往弔祭黃寔賀卽位
丁卯遼主命有司以張孝傑家屬分賜羣臣 甲戌遼
主召僧法頤放戒於內庭 戊寅以知無爲軍陳瓘爲
著作佐郎實錄院檢討官 壬午以日當會避殿減膳

滅天下四罪一等流以下釋之

遼殿直達爾旺哈

舊作

小底王
華今改

知遼主惡直言心嫌蕭烏納乃誣告烏納私僭

內府犀角遼主命鞠之烏納奏曰臣在先朝詔許日取帑錢十萬爲私費臣未嘗妄取一錢冒僭犀角乎遼主愈怒奪其太傅官降寧遼州刺史自是遼廷諸臣益務爲柔佞矣

夏四月辛卯朔日會不見

攷異遼史不書

甲午

上大行皇太后諡曰欽聖憲肅乙未追上欽聖皇太后

曰欽慈

丁酉御殿復膳

壬寅詔諸路疑獄當奏而

不奏者科罪不當奏而輒奏者勿坐著爲令 任伯雨

初爲右正言半歲之間凡上一百八疏大臣畏其多言

俾權給事中密諭以少默卽爲眞伯雨抗論愈力時曾
布欲和調元祐紹聖之人伯雨言人才固不當分黨與
然自古未有君子小人雜然竝進可以致治者蓋君子
易遯小人難遯二者竝用終於君子自去小人猶畱唐
德宗坐此致播遷之禍建中乃其紀號不可以不戒旣
而欲劾布布覺之徙爲度支員外郎 是月遼地旱

五月辛酉朔大雨雹詔三省減吏員節冗費 丙寅葬
欽聖憲肅皇后及欽慈皇后於永裕陵 庚辰太子太

保趙郡公蘇頌卒年八十二詔贈司空頌器局閎遠禮
法自持雖貴奉養如寒士明於典故朝廷有製作必就

而正焉

丙戌祔二后神主於太廟

朝請郎梁寬言

紹聖之初姦臣特進是時不唯朝士革面迎合雖田舍書生亦懷觀望捭闔之術舉人畢漸廷試對策欲附會時流以規上第其言語不顧輕重有傷事體傳播四夷所損不細又如方天若對策以不誅南竄大臣家屬爲恨以不沒元祐公相家貲爲憐天若閩中匹夫於元祐大臣有何宿憾特以蔡卞用事欲復其平日私讎天若者卞之門人也鷹犬效力僕妾事人其言何所不至伏見將來科詔不遠欲乞下禮部司每遇廷試戒應舉人立爲法無得狂妄不答所問有違此者罪在考官然後

罷黜所流所貴少厚風俗遼主初立即罷圍場之禁

宋魏國王和囉噶

舊作和魯
幹今改

請曰天子巡幸爲大事雖

在諒闇不可廢也遼主以爲然復命有司從備巡幸六

月庚寅朔遼主如慶州戊戌遼以南府宰相額特勒

舊作幹特
刺今改

兼南院樞密使

庚子遼上道宗尊諡曰仁

聖大孝文皇帝追諡懿德皇后爲宣懿皇后壬寅遼

以宋魏國王和囉噶爲天下兵馬大元帥甲辰責右

司諫陳祐通判滁州祐累章劾曾布自山陵還不乞出

外且言山陵使從來號爲凶相治平中韓琦元豐中王

珪不去其後有臣子不忍言者又言布有當去者三一

白山陵還二虞主不在腰輿而行三不當先與屬官推
恩章皆畱中祐遂繳申三省布乃不赴朝參而有是命
後兩日左諫議大夫陳次升對有劄子救佑帝不省而
右司諫江公望復言之帝曰祐欲逐曾布引李清臣爲
相如此何可容公望遽曰陛下臨御以來易三言官逐
七諫臣今祐言宰相過失自其職也豈可復謂有它意
哉先是布甚惡清臣不附已數使人謂公望能一言清
臣卽以諫議大夫相處而公望所言乃如此其後彭汝
霖以論罷清臣得諫議大夫云 乙巳遼以北平郡王
淳進封鄭王丁未北院樞密使阿蘇加裕悅 戊申封

向宗回爲永陽郡王向宗良爲永嘉郡王遼以特里

袞

舊作惕
隱今改

阿魯薩古宰相耶律儼總山陵事辛亥葬仁

聖大孝文皇帝宣懿皇后於慶陵戊午尚書右丞范

純禮罷知潁昌府純禮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駙馬都

尉王誨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誨怒會誨館遼

使純禮主宴誨誣其輒斥御名遂黜之己未班鬪殺

情理輕重格左司諫江公望上疏言自先帝有紹述

之意輔政非人以媚於己爲同忠於君爲異僭威以快

私隙使天下騷然秦陵不得盡繼述之美元祐人才皆

出於熙豐培養之餘遭紹聖竄逐之後存者無幾矣神

考與元祐之臣其先非有射鉤斬袂之隙也先帝信仇人而黜之陛下若立元祐爲名必有元豐紹聖爲之對有對而爭興爭則黨復立矣陛下改元詔旨亦稱思建皇極端好惡以示人本中和而立政皇天后土實聞斯言今若渝之柰皇天后土何時內苑稍畜珍禽奇獸公望力言非初政所宜帝曰已縱遣之矣唯一白鷗畜之久帝以拄杖逐之終不肯去乃刻公望姓名於杖頭以識其諫會蔡王似府史相告有不遜語連及於王公望乞勿以無根之言加諸至親遂罷知淮陽軍 秋七月壬戌帝謂曾布人才在外有可用者具名以進又問張

商英亦可使否布曰陛下欲持平用中破黨人之論以調一天下孰敢以爲不然然元祐紹聖兩黨皆不可偏用臣竊聞江公望爲陛下言今日之事左不可用軾轍右不可用京卞爲其懷私挾怨互相仇害也願陛下深思熟計無使此兩黨得志則天下無事帝領之而已布弟翰林學士肇引嫌出知陳州嘗以書責布曰兄與惇異趨眾所共知紹聖元符閒惇卞有可以擠兄者無所不爲今兄方得君正當引用善人扶助正道以杜絕惇卞復起之萌而數月以來端人吉士相繼去朝所進用以爲輔臣從官臺諫者皆嘗事惇卞之人一旦勢異今